

马伯庸◎著

三国豪杰们的潜伏与暗战
风云激荡时代的惊悚捕猎

风起陇西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马伯庸◎著

孔
叔
成
四



風 起 陇 西

目录

序章

第一部

汉中的十一天

- 第一章 潜伏与忠诚 / 006
- 第二章 忠诚与牺牲 / 013
- 第三章 牺牲与阴谋 / 021
- 第四章 阴谋与行动 / 031
- 第五章 行动与调研 / 040
- 第六章 调研与信仰 / 051
- 第七章 信仰与冲突 / 060
- 第八章 冲突与意外 / 071
- 第九章 意外与爱情 / 080
- 第十章 爱情与圈套 / 093

- 第十一章 圈套与对弈 / 102
- 第十二章 对弈与对决 / 112
- 第十三章 对决与结局 / 122

间奏

一个益州人在武昌

- 第十四章 结局与开始 / 136
- 第十五章 开始与远行 / 147
- 第十六章 远行与暗流 / 157
- 第十七章 暗流与洪流 / 167
- 第十八章 间奏·尾声 / 177

第二部 秦岭的忠诚

- 第十九章 洪流与危机 / 182
第二十章 危机与逃亡 / 193
第二十一章 逃亡与回归 / 202
第二十二章 回归与清理 / 213
第二十三章 清理与盘问 / 223
第二十四章 盘问与疑团 / 231
第二十五章 疑团与疑窦 / 242
第二十六章 疑窦与谋杀 / 247
第二十七章 谋杀与家庭 / 254
第二十八章 家庭与友情 / 260
第二十九章 友情与仇恨 / 268
第三十章 仇恨与戒严 / 274
第三十一章 戒严与追击 / 282
第三十二章 追击与坦白 / 292
第三十三章 坦白与真相 / 303
第三十四章 尾声 / 310



序 章



当王双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首先他注意到两侧山岭上闪耀着一些不自然的光亮，那绝不是铠甲或者兵刃所反射出的阳光，光亮范围很大，这应该是来自某种金属物体。紧接着，从光芒的方向传来一阵低沉而缓慢的铿锵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像逐渐被绷紧了的铁弦。出于一名军人的直觉，他嗅出了一丝不祥的味道。

“停止追击，这里太狭窄了，快向后退！”

王双拨马转身，大声喊道。他周围一共有千名左右的魏国骑兵，这支部队现在置身于一个狭窄的山谷之中，两侧灰白色的山壁向中央倾斜挤压，迫使他们排成一列长长的纵队。

训练有素的骑兵们听到命令，纷纷掉转马头使后队变前队，然后有条不紊地依次朝谷口退去。不过这种有秩序的撤退并没有持续多久，王双很快听到头顶上传来了一声带着蜀地口音的呼号。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向右侧的山谷顶端望去。这一次他看清楚了，一百多名弩手一字排开，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把宽头弩机，弩箭在阳光下冷冷地睥睨着下方的骑兵，金属箭头闪烁着吓人的光芒。

“不好……”

话音未落，几百支弩箭已经呼啸而下，铺天盖地的阴影宛如飞蝗。魏军的队形登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散，几十名士兵未及反应就被射倒在地，一些距离弩车较近的骑兵甚至被连人带马钉在了山壁之上，血花四溅。

还没等魏军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第二阵密集的弩箭接踵而至，然后是第三阵，第四阵，第五阵……这种气势彻底震撼了魏军，整个队伍登时乱成了一团，在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下显得茫然失措。当第八阵齐射结束的时候，魏军已经彻底崩溃了；原本齐整的骑兵队变成了一团惊恐的人与战马的集合，一边发着绝望的叫喊一边朝着谷口仓皇涌去。沿途有很多士兵与马匹被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箭攒成刺猬。蜀军的弩手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射出的弩箭却已经有几千支，一浪接一浪吞噬着魏军的生命。

“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王双惊惶地大吼道。在他的军旅生涯之中，还从来没见过火力和频率都如此密集的弩箭射击。

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沐浴在箭雨下的士兵一半根本愿

不上思考，另外一半则永远丧失了思考的可能。王双身边的护卫在短短一瞬间就减少了三分之一，他甚至亲眼看到一名亲兵的眼睛被劲弩射穿，就那么瞪大了眼睛仰面倒地。

王双情知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他只能硬着头皮随士兵们向谷口逃去。“只要顺利逃出去，在开阔地重整兵力，就还有希望。”王双想，同时拼命忍住痛楚。在刚才的袭击中他身中了三箭，所幸都不是致命伤。比起那些士兵，身为主将的王双还算幸运，虽然几支弩箭牢牢地钉在了他的后心与左臂上，但厚重的盆领与披膊甲冑却没让箭簇刺穿皮肤。

蜀军可怕的攻势仍旧没有停歇的预兆，箭影遮天蔽日，有如一张死亡的大网笼罩下来。蜀军使用的弩机威力奇大，即使魏军拿自己的坐骑当盾牌，也会被连人带马一起射中。王双再也顾不得大将的尊严，他撇下战马与长枪，狼狈地手脚并用朝谷道口爬去。两侧的骑士成了他保命的掩体，那些不幸的士兵被射成了箭垛，从马上直直摔下来，他们的指挥官则趁这个间隙向谷口没命地奔去。

凭借着自己厚重的甲冑与运气，王双终于侥幸冲到谷口。他惊魂未定地回首望去，看到山谷中已经变成了人间活生生的修罗场：谷中尸横遍野，几乎没有任何仍旧站立着的生物，到处都弥漫着烟尘与刺鼻的血腥，呻吟声却很少——在如此狭窄的谷道之间，绝大多数人与马匹都是被十几支箭从不同的角度洞穿，当场死亡。

王双心有余悸地抬起头，谷顶两侧蜀军士兵仍旧手持闪着寒光的弩机向下睥睨，搜寻着可能的生还者。这些相貌奇特的铁制物体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杀人效率。从魏军中伏到现在只不过一炷香的时间，但这支千人的骑兵队已经近乎全军覆没。

这时候，王双看到了一面写着“汉”的大纛，还有无数穿着赭黄色军装的蜀军士兵朝他围过来。眼见逃生无望，他绝望地大吼一声，拔出剑来，瞪着血红色的眼睛向着敌人冲去。在下一个瞬间，他被蜀军的四支长矛从不同方向刺穿了身体，然后另外一名士兵冲上来手起刀落，将这名魏国大将的脑袋一刀斩落……

魏太和三年一月，大将军曹真向皇帝曹叡进了一份奏表——后来这份奏表被当做朝廷的正式公告发布——奏表中说，继年初在街亭取得大捷之后，近日魏军在陈仓城前又成功遏止了蜀国的野心，诸葛亮的军事计划第二次破产。大魏在皇帝陛下与上天的护佑之下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份奏表给宫廷的岁初庆典带来了更多的喜庆色彩，曹叡和他身边的人为此津津乐道了很久。当然，在奏表中曹真并没有提到将军王双在追击撤退敌军时不幸战死；他认为这种煞风景的事没必要说给皇帝陛下听，那只是一次战术上的小

小失误。

而在遥远的益州，用石灰封好的王双首级被专程送到了成都，这让对北伐失败耿耿于怀的皇帝刘禅多少有些释然。

于是，在这一年的年末，秦岭两边的人们以不同程度的好心情迎来了魏的太和三年与蜀汉的建兴七年。



风起陇西

FENG QI LONG XI



第一部 汉中十一天

第一章 潜伏与忠诚

魏太和三年二月六日，魏国天水郡上邽城。

陈恭在辰时梆子敲响时准时迈出家门。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身上穿的藏青色长衫有些褪色但洗得却很干净，腰间挂一个布包，里面装的是笔墨纸砚。陈恭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装备，然后将门锁好，推开院门走出去。

“陈主记，您这么早就要出去啊？”陈恭对门的邻居看到他出来，打了一个招呼。

“是啊，非常时期嘛。”

陈恭也微笑着回答。蜀魏两国去年打了两次大仗，今后也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这让处于前线地带的上邽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敌人威胁，不得不积极备战，他们这些太守府的官吏自然也就忙得不可开交。

“您这身装束，是打算出远门吗？”邻居问。

“哦，今天有个集市，马太守派我去收购一批骡马来以充军用。”陈恭解释说。邻居“哦”了一声，两个人又寒暄了几句，然后各自告辞。

大街上人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身覆黑甲的魏军士兵。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来回巡视街上行人的一举一动，整齐划一的步伐在黄土街面上发出橐橐的响声，仿佛在提醒过往的行人：现在是战时。

上邽位于祁山以北的天水郡，是前往凉州的咽喉之地，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为了应付蜀军随时可能发起的进攻，魏军不得不将整个陇西防御的重心转移到了这里。于是上邽成了实质上的陇西地区魏军总司令部，目前驻扎着雍州刺史郭淮的一万两千名士兵——而上邽本身的居民也不过两万多而已。

陈恭绕过这些军人，直接来到了马贩子们所在的城东榷场。很多来自西凉和朔北的马贩子在这里活动，他们都嗅到了战争的气味，知道自己的货物能卖个好价钱。

一靠近骡马榷场，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马粪味。各品种的骏马在被分隔成一间一间的木围栏中打着响鼻，栏杆上挂着树皮制成的挂牌，上面用墨字写着产地及马的雌雄、年齿。马贩子则抱臂站在一旁，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吆喝自己马匹的优点。在旁边更为简陋的围栏里卖的则是驴和骡子，那些地方就远没马栏那么华丽。卖马的多是羌族人与匈奴人，造型比较怪异；而卖驴和骡子的则以中原商人



为主。

面对这些马匹，陈恭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各个围栏之间走来走去，拿不定主意。终于，他注意到一家卖驴围栏上挂出的牌子有些奇特，那个牌子在“驴”字的斜上方用淡墨轻轻地点了一滴，像是在写字时无意洒上去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陈恭又兜了几个圈子，从这家卖驴的围栏隔壁右起第四家问起价钱，一家一家问下来，最后来到了这一家围栏前面。

“这驴可是有主的？”

陈恭大声问，驴主匆忙走过来，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这是个瘦小干枯的中原汉子，年纪不大却满脸皱纹，头发上沾满了稻草渣。

“大爷，我这头驴卖五斛粟，要不就是两匹帛。”

“太贵了，能便宜些吗？”

驴主赶紧摆出一张苦相，摊开两只手：“大爷您行行好，这里是陇西，可比不上咱们旧都富庶啊。”听到驴主这么说，陈恭的眼神里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稍现即逝，他缓缓回答道：“你说的旧都是哪一个，洛阳还是长安？”

“当然是长安，赤帝的居所。”

“嗯……”

陈恭听到他这么说，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发现没人注意他们两个的谈话。于是陈恭让驴主将驴子牵出，从怀里掏出五串大钱交给他。驴主千恩万谢地接过钱，还殷勤地为驴子套上了一套驮具。

两个人目光交错，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陈恭牵着驴子走到一处没人的角落，将驴背上的驮具取下。这副驮具形状是一个扁梯形，里侧用柳木围成一个框架，外面再用熟牛皮蒙住，颇为坚韧，可以耐住长途跋涉。陈恭把手伸到驮具的底座沿着边缝来回抚摩，很快就发现其中一边的牛皮是可以掀开的；他看看四下无人，将牛皮小心翼翼地掀起一角，然后把手伸进驮具的空腹中，取出一张折叠好的麻纸。陈恭将麻纸揣到怀里的夹层中，接着把牛皮按原样蒙好，若无其事地牵着驴走出来。

接下来他又走访了几家驴马贩子的围栏，买了三头驴、两头骡子和两匹马。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陈恭将买来的所有牲畜赶到太守府的马厩，谢绝了同僚一起去喝酒的建议，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目前是单身。邻居们都知道他的妻子在他搬来天水郡之前就病死了，而他一直没有续弦的打算。现在只有一个又聋又哑的老仆人帮他料理家务。

回到家以后，老仆人为陈恭端来一碗加了香菜与芸豆的羊肉羹，还有两个煮熟的地瓜。陈恭接过碗，挥挥手让他下去休息，自己则走进卧室，把房门掩上。卧室不大，屋子的两侧全是书架，上面摆放着厚薄不均的诸多卷帙；靠窗的是一

张床，床边还摆着一张红漆几案，旁边是一扇绘有跳七盘舞的舞女的屏风。

当确认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以后，陈恭把屏风拉到自己身后，然后跪到几案前点燃蜡烛，掏出了藏在衣服夹层中的麻纸。

麻纸上密密麻麻全都是用蝇头隶体写的字，其中分列了魏国内政外交、军队驻防、经济变革、人事调动、民心波动等诸多领域的二十余条情报，相当详尽，其中不少条都属于高级别的机密资料。而这些只有中央和相府高级官员才有权限调阅的资料，现在却在这个天水太守府小小的主记眼前一览无余。

事实上，除了天水太守府主记之外，陈恭还有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蜀汉丞相府司闻曹驻天水地区的间谍，主管关陇地区曹魏情报的搜集工作。

司闻曹是蜀国特有的秘密情报部门，隶属于丞相府，素以精干和高效率著称；其功能就是对敌国情况进行搜集、传递、整理并加以分析。蜀汉一向极为重视情报工作，诸葛丞相认为良好的情报搜集工作可以弥补蜀军在绝对数量上的劣势。因此，早在南征期间，诸葛亮就委派参军马谡在汉中亲自指导对魏国的情报搜集工作。马谡以刘璋、张鲁时期的旧班底为基础，设立了司闻曹，并逐渐建立起了一张针对曹魏的缜密情报网络。而陈恭从事的则是最为危险的卧底工作，像他这样在敌国境内以假身份活动的第一线情报人员被称为间谍。

陈恭出生于凉州安定郡，后来一直到十几岁才随父亲迁移到成都。正因为如此，他被当时主管情报事务的马谡看中；经过一番严格的训练之后，他被派遣到雍凉担任间谍。事实证明马谡的眼光相当准确，陈恭在这个位置上表现得相当优异，不仅一直保持着情报网络的顺利运作，而且还混进天水太守府担任门下书佐的职位；等到第一次北伐结束后，他被拔擢为主记，从此可以接触到更高级别的文件，这无疑让他的价值大增。

现在陈恭握着的这份情报是从邺城送出来的。在那里蜀汉有一名高阶间谍，代号为“赤帝”。“赤帝”会定期通过预定方式传送一批情报过来，陈恭在上邽城内——原本是冀城——设立了一个中转站，负责将这些情报转送至汉中的首府南郑，那里是丞相幕府的所在地。

在各国公务机构仍旧普遍使用竹简的时候，蜀国的间谍已经开始使用麻纸这种相对奢侈的载体来传送情报了。因为它比较柔软，适合折叠，容易藏匿在各种隐秘的地方，且价格比缣帛要便宜。

陈恭仔细地阅读了一遍，将这二十余条情报归类。根据蜀国司闻曹的术语，有些情报属于“硬”资料，比如邺城卫戍部队数量、关中地区屯田岁入、出使吴国的使臣姓名等，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汇报；但有些情报是属于“软”资料，比如陇西地区军事指挥官的调动、朝廷官员的升迁或者新颁布的法令等。面对后一种情报，陈恭不能简单地转交给南郑，他必须要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见解，并指出这



一情报可能引发的后果及对蜀国的影响；如果涉及重要的官员调动，还得将当事人的详细履历、性格特征以及风评附上。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工作不属于间谍的职权范围。间谍只是情报的传输者，分析情报是司闻曹下属的军谋司负责的。但由于有些软情报只能由了解曹魏内部情势的人分析才会有价值，所以在实践上这类情报都要经过陈恭的再处理，做出结论后才能送交南郑。这一过程被间谍们称为“回炉”。蜀汉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陇西地区的情报网络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地下人员先后被捕，硕果仅存的陈恭在情报分析方面就愈发显得重要了。

这一次的情报大部分都属于硬情报，不必再回一遍炉了。陈恭想到这里，心情轻松起来；他每一次对情报进行回炉的时候，都有些惶恐不安，生怕因自己的一时判断失误而造成蜀国的巨大损失。这时候，他注意到了麻纸上的最后一条情报。

比起前面洋洋洒洒的大段数据，这一条情报显得很简洁。不过陈恭知道，简洁往往意味着不完全，这就需要他来补全。这一条情报是这样写的：“据信近日应淮之请遣给事中一名赴陇名阙。”这是简写的方式，将句子完全展开以后的意思是：从可靠渠道得知，最近朝廷应郭淮的要求，派遣了一名给事中前往陇西天水地区，名字不详。

面对这一条情报，陈恭皱起了眉头。给事中属于内朝官，是留在皇帝身边以备顾问的，除非是随驾，否则极少会离开京城前往地方上，与军方也少有业务上的来往；然而现在情报显示有一名给事中单独前往天水，而且还是应天水地区军队最高负责人郭淮的特别要求，这就不得不叫人感到疑惑了。

“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给事中的职权与军方几乎不重合，魏国也从来没有皇帝委派给事中视察军队的先例。”陈恭对自己说，“看来必须设法弄清楚派来的给事中到底是谁才行。”

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件。因为即使是潜伏在邺城的“赤帝”也无法知道这名给事中的身份，说明此行保密程度相当高，而保密程度高的东西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陈恭再一次仔细地阅读了一遍情报，然后将这份麻纸丢进火炉里。这二十几件事已经全部印在了他的脑子里，文件已经不再需要。尽量减少可能暴露身份的痕迹，这是一名间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生存准则。

第二天陈恭早早起身，简单地做了清洁后就推门出去。这时间本该是朝日初升，可天色依旧昏暗，抬头可见一层阴郁的云彩笼罩在上邽，仿佛完全停滞一般。

主计本来在太守府有专门的办公地点，但是现在太守府除了太守马遵的房间以外，余者都被郭淮的部下征用，于是这些文职幕僚们不得不去借城内平民的房

子。陈恭办公的主记室是在一个草料场旁边的木屋中，这个地点并不算好，在大风天气里经常会有草屑飞到屋子里；陈恭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儿离收藏朝廷文件与档案的书佐台比较近。要知道，作为一名肩负着分析工作的间谍，他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

他先到主记室点卯。今天出勤的同僚并不多，很多人被派出去筹措物资还没回来，还有几个人尚未起床，整间大屋子里唯一一个伏在案几上奋笔疾书的是孙令。陈恭认识他，这人有些才气，只是恃才傲物，两年前因为肆意臧否人物而被赶出京城，左迁到天水郡做文学祭酒。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在水这种战事频繁的地方做文学祭酒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此孙令一直郁郁不得志。

“哟，政卿，你起得好早啊。”

陈恭一边放下伞一边打招呼。孙令没有抬头，仍旧下笔如飞。陈恭知道他的脾气，也不以为意，走到自己的案几前，取出冻硬的毛笔搁在炭火盆上慢慢地燎。大约过了一炷香的工夫，孙令才长出一口气，“啪”的一声把毛笔掷下去，好像是终于完成了什么艰苦的工作。

“文礼，刚才你叫我？”

这时候孙令才意识到陈恭的存在，陈恭“嗯”了一声，慢条斯理地研着墨，徐徐道：“是呀，不过你全神贯注，没听到。”

孙令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拿起写满草书的白纸递到陈恭面前，道：“我正忙着出去提木料呢。”

“提木料？”陈恭惊讶地问道，“怎么？这一次上头派你把木料运出上邽吗？”

根据军方的命令，战略物资——尤其是木材和粮草——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上邽，现在居然还有木材从上邽流出到别的地方，这不能不让陈恭感到奇怪。

“对，好不好，时间来不及了，不跟你多说了，你保重。”孙令一边手忙脚乱地把奏章草稿收拾好，一边披上绵袍，整好幅巾，与陈恭拱手告别。

送走孙令之后，陈恭回到案几前，开始思考那名神秘的给事中的事情。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朝廷中的给事中到底有哪些人。给事中的名单一旦搞清楚，就可以把那个人的身份范围缩小很多。恰好就在这时，魏亮一脚踏进门来。

魏亮是天水郡太守府的门下书佐，五十多岁，全身最醒目的就是他那个硕大的酒糟鼻子，以至于很多人怀疑他有西域血统。保管档案正好是他的职权范围，陈恭刚才就一直在等他。这家伙嗜好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看他一进门那副迷糊的样子，就知道昨天晚上又偷喝酒了。

陈恭凑到他面前，小声说道：“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偷酒喝啦？”魏亮先是摆摆手，晃着脑袋说怎么会怎么会，然后打了一个酒嗝，这才压低嗓门道：“文礼，昨天我碰见个高兴事，所以多喝了几杯，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要是被郭大



人听见了可不好。”

他口中的郭大人是指雍州刺史郭淮。郭淮目前是魏军在陇西地区防务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夏侯渊麾下任中层军官，是个典型的军人，不苟言笑，作风严谨而朴素，所以太守府的文官都怕他。

陈恭拍拍他肩膀，笑道：“呵呵，放心，我自然不会去告密，只是你要记得少喝几杯，贪杯误事。”

“我一个门下书佐，能有什么事情误，最多是书佐台的文书让老鼠啃坏罢了。”魏亮嘟囔道。陈恭见时机合适，就对魏亮说他需要去书佐台调阅几份关于存粮与牲畜库存状况的文件。魏亮一听，满口答应，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印章交给陈恭让他自己去，然后趴到桌上，吩咐杂役速速热一份醒酒汤来。

陈恭拿着魏亮的印章走出屋子，心里一阵感慨。马遵太守在天水太守的位子上已经干了四年多，是个怯懦无能的高级官僚，于是手下的这些官吏大部分都跟太守一样庸庸碌碌，要么就是心不在焉。诸葛亮丞相第一次北伐的初期对手就是这些人，难怪蜀军会势如破竹了。

书佐台就在主记室后街的右边尽头，这里不与其他房屋相接，一条很浅的沟渠环绕屋子一圈，为的是避免火灾蔓延到这里损坏文档。为陈恭开门的是一位老书吏，陈恭把魏亮的印章给他看了一眼，老书吏点点头，从腰间摸索出一串黄铜钥匙交给陈恭，然后自己缩回门房里继续烤火。

陈恭自己穿过一条走廊，拿钥匙打开档案室，推门走了进去。这间屋子很大，采光也很好，只是非常寒冷。十几个木制书架排成一排，上面摆满了天水郡历年来的文书、公告、来往书信和其他档案，尘土安静地积在几乎所有的竹筒上，灰白色调的卷帙书脊给整个环境增添了几分寒气。

陈恭没去碰这些发霉的东西，那都不是他的目标。他想找的是去年——也就是太和二年——九月份的一份百官贺表。他记得在太和二年的九月份，皇帝曹叡将皇子曹穆封为繁阳王；按照惯例，皇族子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食邑以后，百官会进一份贺表给皇帝，祝贺皇族的屏藩愈加雄厚。这份贺表上会署上几乎全部朝廷官员的名字，并抄送各地府郡以示天下同喜。因此天水郡应该也保存了一份，只要查阅贺表抄件的署名名单，就能知道现任给事中都有谁。

查阅工作没什么难度，这份贺表刚刚归档不久，何况缣帛本身又用黄纸镶裱了金边，因此在书架上相当醒目，陈恭几乎是一下子就找到了。

他聚拢两手呵了呵热气，又跺了跺脚，然后伸手把贺表取出来迅速展开。和他预想到的一样，贺表洋洋洒洒写了足有几千字，在卷幅的右侧用小字写着进贺百官的职位、姓名与籍贯。这份贺表成于去年九月份，距现在只有五个月不到，人事上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动，可以拿来作参考。

“给事中”这个官职多用于加官，很多朝廷大员都会被皇帝授予这个职位以示荣誉，比如大将军曹真、中书监刘放、博士苏林等等，他们的职衔中都挂着一个“给事中”的名头。而这些都不是陈恭所要锁定的目标。他想要找的，是一个以“给事中”为正官的人。

经过排查，陈恭找到了五名现任给事中，他背下他们的名字和籍贯，然后把贺表搁回原处。目前的成果就只有这样了，至于那位神秘的给事中究竟是这五人中的哪个，还要等获取进一步情报才能作出判断。

工作完成以后，陈恭迫不及待地退出了这间房子，因为实在是太冷了。他把钥匙交给老书吏，然后离开了书佐台。这时候天上累积的阴云似乎还没有降雪的迹象。忽然之间，陈恭觉得身后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他，他转过头去，却看到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第二章 忠诚与牺牲

郭淮缓缓地搓动手指，严厉的眼神盯着天水太守马遵。马遵不停地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水，仿佛被议事厅里燃着精炭的獬兽铜炉烤化了一般。

过了好半天，他才抬起头，结结巴巴地说道：

“伯……伯济弄错了吧？这上邽城内，怎么会有蜀军的探子呢？”

“哦，可是我的人已经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上邽城内至少有一个在秘密运作的蜀军情报网。”郭淮不紧不慢地说，声音却透着沉稳的力道。他是上邽城真正的统治者，马遵这样的颀硕之辈他向来是不放在眼里的。

马遵继续擦拭着汗水，还试图挽回自己的面子：“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情报网的话，我的人应该会觉察到，他们……”

“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觉察到。”郭淮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阁下的部曲都是在当地招募，他们的武勇值得尊敬，但在谍报事务方面显然缺乏训练。当然，这是题外话……毅定！”

郭淮猛然提高声音，门应声而开，一名身着整齐甲冑的年轻武将推门走了进来。他走到议事厅中央，身体挺得笔直，头顶赤红色的却敌冠高高扬起，固定皮胸甲的两侧绦带系得一丝不苟。

“这是我的族侄，叫郭刚，字毅定。今年二十四岁，在我军中充任牙门将。”郭淮伸出右手介绍，郭刚向两位军政要人各行了一个礼，下巴扬起，眼神自始至终不看马遵，神情高傲而又漠然。

“真是少年才俊，少年才俊。”马遵讨好地说道。

“他现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间军司马，专门负责调查蜀国在水地区的谍报活动。”郭淮说。

马遵大为吃惊，军方在水郡设立了反间谍的机构，却没通知身为太守的他，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

“怎……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回事？”

“哦，间军司马是一个非公开的职位，他直接向邺城的中书省负责，不受地方管辖。”郭淮故意慢慢点出“中书省”三字，看起来很有效果。马遵的脸由苍白转为灰白。中书省是朝廷中枢，这个怯懦的官僚是绝不敢对朝廷有什么意见的。

“哦，毅定，你说吧。”郭淮见马遵恢复了沉默，于是冲郭刚抬了抬下巴。